



1889年8月的一天下午，少女嘉罗琳·米贝带着简单的行李，登上了开往芝加哥的火车，投奔早已在那里定居的姐姐敏妮。她只有十八岁，聪明伶俐而带点腼腆，就像其他年轻人那样，充满着对生活种种无知的幻想。妈妈在车站与她吻别，使她热泪盈眶。当火车开动时，心里又涌起对家乡的惜别之情；爸爸每日工作的面粉作坊，还有那一片熟悉的绿色田野，迅速地在窗外一闪而过。她的喉咙哽噎了，发出了一阵伤心的叹息，少女时代与家乡轻轻地连在一起的思绪，也随之消失了。

其实，到芝加哥的路程只有一百多英里，如果后悔的话，她可以随便在沿途的某一个车站下来，再乘相反方向的车回家去的。嘉罗琳并没有这样想。她望着那张写着姐姐住址的小纸条发呆。火车开得越来越快，她的思路也很快地转向对芝加哥的模糊猜想——这可是一座有名的城市啊，那里的居民一定很富裕，街道一定很繁华……

当一个初次涉世的女孩远离家门，眼前不外是两种结局，要



么幸运地遇上好人，依靠帮助而改变了生活；要么在这花花世界中受到形形色色的道德观念的影响，从此堕落下去。大城市里充满狡诈的骗局，稍不留心就会上当受骗。喧闹沸腾的生活和鳞次栉比的楼房往往会麻醉一些刚踏入城里的人，这些人如果没有人在身边指点，结局是难以预料的。

家里的人都把嘉罗琳叫作嘉莉妹妹，她的观察能力、分析能力仍未达到成熟的程度，但她注意自我利益，却又不那么强烈；她朝气蓬勃，天生一副苗条匀称的身材，还配着一张美丽的脸庞和一对闪烁着聪颖神情的眼睛。她对书本毫无兴趣，也不懂得摆弄仪态，对自己的美丽却懂得自我欣赏，对都市充满憧憬，知道那儿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和令人愉快的生活，所以才壮着胆子离家闯荡，期望着有朝一日能平步登天。

“那是威斯康星州最美丽的游览胜地。”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耳边说。

“是吗？”她有点胆怯地回答。

这时火车刚开出沃基肖。她早已注意到身后这个男人。他一直坐立不安，仿佛对她产生了兴趣。少女的矜持提醒了嘉莉应当先采取行动来拒绝这种亲近，但这男人看来经验丰富，以大胆和魔力制约了对方的矜持，使嘉莉不得不对他的话作出回答。

那男人向前凑了凑，将胳膊搭在她的座位靠背上，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。

“是啊，那是芝加哥人爱去的地方，旅店挺舒适的。你对这一带不大熟悉吧？”

“哦，不，我熟悉的。”嘉莉回答，“我家就在哥伦比亚城，只是从没到过那地方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第一次到芝加哥啰。”男人边说边注视着嘉莉



的表情。

嘉莉一直斜着眼注意着这人的外貌：脸色红润，上唇有两撇小胡子，头戴一顶灰色的呢帽。听了这句话，她回头正面打量着他，自卫和卖弄的本能顿时在脑海里乱作一团。

“我刚才没这样说过。”嘉莉说。

“哦。”那男人立即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，带着说错话的神态回答说，“我还以为你说过呢。”

这男人是个专门为厂家到各地推销商品的角色，又叫“推销员”。这种人善于以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去引起一些年轻女人的好感，运用的手段十分简单，可胆量却大得很。他会巧妙地和一个年轻女人套近乎，并能迅速地了解到对方的姓名、喜爱的鲜花和传书递简的地址，除非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毫无希望时，他才会罢手不干，重新寻找新的目标。在与女人的多次接触中，他又发现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注意别人的衣着打扮。在男人的衣着方面有一条隐约的界线，女人会凭这界线去决定对一个男人是值得看上一眼，还是不屑一顾，甚至会令女人也注意起自己的衣着打扮来。此刻，这条界线已在他身上有所体现。他注意到嘉莉望着自己身上的粗布裙子和脚下破旧的鞋，似乎产生了相形见绌的感觉，正迅速地把注视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到窗外。

“我认识哥伦比亚城很多人，例如服装店老板、布店老板……”他继续说。

“哦，真的？”嘉莉打断了他的话，立即想起了布店橱窗里的布料，那是多么令人渴望得到的东西啊！

那男人终于知道了她的兴趣所在，便滔滔不绝地讲下去，边说边向前靠拢，没过几分钟就坐到她身边来了。他谈服装生意，谈旅行见闻，也谈芝加哥和那里好玩的地方。他了解到嘉莉会在



芝加哥逗留一段时间，这次来是在姐姐家里住宿，立即表示自己也会在城里呆几个星期，除了去公司看行情、拿样品，还可以领她到处转转。他边说边掏出一只胀鼓鼓的钱包，从里面抽出一张名片递给嘉莉：“我在巴特利特—卡约公司任职，名叫查利·杜洛埃，祖籍是法国。”

接着，他问起了嘉莉的姓名和联络地址，而且细心地记在通讯录里，说自己星期一晚上会登门拜访。嘉莉没有拒绝他。此时此刻，他们都感觉到双方好像有了点交情。杜洛埃说话随便了，他已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。嘉莉也显得毫无拘束。

芝加哥快到了。嘉莉好奇地注视着窗外，杜洛埃也似乎对这座城市重新发生了兴趣，不停地介绍着沿途的景色。他说：“芝加哥将会成为一座了不起的城市，你会看到很多东西的。”

嘉莉并没有听清这句话，她的心里充满着恐惧。孤零零地在外闯荡谋生，真有点前路茫茫啊！她觉得有点头晕，心跳也加快了，只好半闭着眼睛，尽量不去想它，因为哥伦比亚城距离这里还不算太远。

“芝加哥到了！芝加哥到了！”司闸员边叫边打开车门。嘉莉开始收拾那几件简单的行李，杜洛埃也站起来，跺了跺脚，弄直了裤脚，也拿起了自己那只干净的手提包。他要帮嘉莉提行李，嘉莉谢绝了，说不想让姐姐发觉自己和一个男人在一起。

“好吧。”他和蔼地说，“我会呆在附近，万一你姐姐不来，我就把你安全地送到她那里。”

“你想得真周到。”嘉莉说。她觉得在陌生的环境里，这种殷勤的照料真好！

火车终于在一个阴暗的大车棚下面停下来。

“我们到了，再见！星期一再见！”杜洛埃边说边领着嘉莉



往车厢门口挤去。

“再见！”她握住他伸出来的手。

“别忘了，我会在旁边看着你，直到你让姐姐接走。”

嘉莉盯着他的眼睛，笑了。

他们一前一后地走下来，假装互不相识。

一个面容消瘦的普通女人在站台上认出了嘉莉，急忙走上前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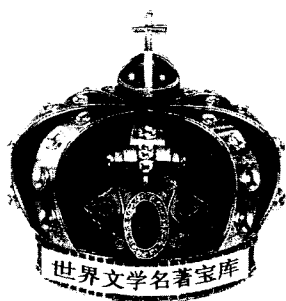
“喂，嘉莉妹妹！”她叫着，接着是例行的欢迎拥抱。她就是嘉莉的姐姐敏妮。

嘉莉立即觉得感情情调起了变化，冷酷的现实正冲破困惑、喧闹和新奇的气氛向她袭来。她看出姐姐由于辛勤的工作，身上带着不少冷酷的烙印。

敏妮打听父母的近况，嘉莉一一作了回答，但她的双眼却望着别处，杜洛埃正站在那里，向她报以笑容，然后就转身走了。

嘉莉蓦然感到若有所失，他的背影消失之后，她更觉得自己此时非常需要他的帮助，如今自己站在姐姐身边，就像落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。





二

敏妮一家住在工人和职员的住宅区里，从房间的前窗可以俯视热闹街道，街上不时传来的马车铃声使嘉莉觉得惊奇。

敏妮一到家就把孩子交给嘉莉照顾，自己去准备晚餐。

她的丈夫汉生祖籍瑞典，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眼下在一家牲口圈养场当冷藏车清洁工。汉生觉得嘉莉的到来与自己没多大关系，惟一关心的是她的就业问题。他十分节俭，假如不是预先说好，嘉莉到芝加哥来会自找工作，自付膳食费，他是会坚决拒绝的。他早已打算置一块地皮，盖一间房子，现在已分期付款好几个月了。

嘉莉趁着准备晚饭的空隙时间，细细打量了一下房间的摆设。直觉告诉她，这里寒伧极了：家具质地低劣，墙纸糊得乱七八糟，地板上铺着麻袋，只有客厅的地上才铺了一块破旧的地毯。

吃饭时，敏妮低声地向嘉莉介绍附近的环境，建议她去看看城里的市容。嘉莉也表示想去逛逛商业区。汉生却突然打断



了姐妹俩的谈话，说自己要去睡了，因为明天要早起，赶到远处去上班。

做完了当天家务的扫尾工作，嘉莉觉得必须放弃与杜洛埃的往来，他实在不宜到这里来探访，当务之急是自己尽快找到一份工作，然后才能考虑交朋友的事。

等敏妮睡了之后，嘉莉找来纸和笔，拿出杜洛埃的名片给他写信：“你不能到这儿来见我，你必须等我再给你写信，我姐姐的屋子太小了。”最后，她经过再三考虑，才以“你忠诚的”作为结尾，然后封好信封，写上地址，准备睡觉。

临睡前，嘉莉坐在窗前的小摇椅上，看着窗外的夜色和大街出神，默默地回想着这一天的全部经历，好一会才爬到小床上躺下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嘉莉就独自外出找工作了。像一些没有找工作经验的人那样，她先到了繁华的大商业区。只见那里呈现出一种威风凛凛的气概，预示着贫富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后来，她又到过非商业区，但那里的工作繁重，是她难以胜任的。她很想在某家大公司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，可是每当想到这里，她就觉得情绪低落，心里发慌。





三

嘉莉来到河对岸的商品批发区，寻找能申请工作的门户。她仍然缺乏谋职时的勇气，只能装出一副好像有事要办的样子，不敢上前询问。她就这样走过了好几家工场和批发商行，没有朝里面看一眼。走过几个街区之后，她又觉得这么做实在不行，重新又开始左顾右盼，但仍然没有放慢脚步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她被一扇装饰着一块铜牌的门吸引住了。她想，也许这里需要人手，便鼓起勇气走了进去。

走到不到二十英尺时，一个穿灰格子西装的青年绅士出现在她眼前，这使本来就胆怯的她立即丧失了信心。她害羞地走开了。忽然又看到街对面还有一座同样挂着铜牌的楼房，铜牌标着“斯拉姆一金公司”，是一家纺织品批发行。嘉莉看着，重新燃起了希望，径直走了过去。

就在要进门的刹那间，她看见两个男人走了出来，在门口停了一会，还有一个邮差和几个过路人擦肩而过。她犹豫了，绝望地到处张望，发觉自己已被人注意了，只好又退了回来，再也不



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走进去。

就这样，嘉莉颓丧地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区，机械地挪动着双脚，胆怯已经开始使她感到懊恼了。她转过身子往回走，决定再去“斯拉姆—金公司”试一试。路上，她曾畏畏缩缩地走进一家鞋子批发公司和一家服装公司询问，也无不例外地遭到了拒绝。

正午时分，她感觉到饿了，便走进一家不大讲究的饭店，但这里的饭菜价格贵得惊人，她只能买得起一碗汤。她迅速地把汤喝完，靠着稍有恢复的体力，又鼓起勇气踏上寻找职业的道路。

嘉莉终于走进了“斯拉姆——金公司”，见到了一个名叫麦克斯的人。她坦诚地说出了想寻找工作的愿望，并老实地承认自己没做过批发生意，甚至连速记、打字都不懂。对方回绝了她，指出她应当去商店问一下，因为那里经常需要年轻姑娘当店员。

于是，她来到了一家商店的经理办公室，同样是因为从未在商店干过而被拒绝了。不过，对方仍然记上了她的名字和地址，让她回去等候录用的通知。

嘉莉安然地回到大街上，泪水却情不自禁地流下来，这一天经历了多少次令人羞愧的遭遇啊！她觉得又累又紧张，打消了再去商店求职的念头，只愿到工场求得一份工作。

杰克逊街有一家工场在门口贴了一张招收包装、缝纫女工的广告，嘉莉犹豫了一下就走了进去。这是一家生产童帽的工场，环境很差，女工们在干活时无精打采。她们都脸色灰黄，油垢满面，衣冠不整，但说起话来毫不畏惧，充满好奇，满口俚语。

嘉莉向四周打量了一下，心里很不舒服，打定主意不在这儿工作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工头模样的人上前问话来了。他先是嫌嘉莉不会缝帽子，然后又叫她下星期一早上再来，到时会给她安排工



作。至于工资，是每周三块半。

嘉莉虽然不满工场的环境和微薄的工资，但总算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也便打消了刚才的念头。不过，她仍然不甘心，继续到另一些公司询问，然而冷淡的回绝和只收熟练工的条件，仍使她四处碰壁。她正要返回姐姐家里，一家批发鞋子的商行又一次激起她再拼一下的冲动。她走了进去：这一次她竟然成功了，负责招工的布明先生告诉她：下周星期一早上八点报到，每周工资四块半。

嘉莉的希望又复活了，血液立即温暖了全身，紧张的神经也松弛下来，街上的行人好像都在微笑。她加快脚步，走向姐姐家里去吃晚饭。她也同时想起了杜洛埃。她现在觉得生活好起来了，自己的心情也好多了，她要在芝加哥生活下去，一定会过上比从前更好的日子，她会幸福的。





四

在随后的两天里，嘉莉都在幻想。她精心计划着怎样去支配这点工资，用以扫清通向心里所渴望的各种欢乐和享受的障碍。她反反复复地想着：“我会过上好日子的。”

敏妮姐姐并不了解她妹妹的想法，她忙于家务，计划着怎样用八毛钱去打发星期日的晚餐。当嘉莉不顾疲倦地述说求职经过时，敏妮只是笑了一笑，并问她是否拿一部分钱来付车费。这是嘉莉先前没考虑到的，但也影响不了她高昂的兴致。按照她的支配计划，她会把一笔钱从另一笔钱中扣去而使总数不见减少，这种安排当然使她高兴了。

七点钟时，汉生下班回家，板着脸孔，一声不吭。虽然这是常有的事，但敏妮仍然小心翼翼，低声下气。当他知道嘉莉已经找到了工作之后，脸色才变得稍微好一些。

吃饭时，敏妮重新提起这个话题，可是嘉莉并不满足这家人对她的工作只作一般谈论，便说：“是家挺大的公司，玻璃窗好大，职员也多。跟我说话的那个人说，他们一直都雇用这么



多人。”

“现在找工作并不太难。”汉生插嘴说，“只要你样子长得好看。”

敏妮受到兴致勃勃的嘉莉和居然也有说有笑的丈夫的感染，开始向嘉莉介绍城里那些不用花钱，但可享受的地方，但嘉莉感兴趣的却是一家专演言情戏的戏院。这么一说，敏妮和汉生都不作声了，看来她们是反对进戏院看戏的。

饭后，姐妹俩一起洗碗碟，嘉莉又提起了戏院，并表示愿出钱请他们看戏，倘若汉生不愿意去，她就只请敏妮。敏妮故意把碗碟弄得叮当响，轻声说：“他不会去的。”

嘉莉和敏妮已多年没见面，在这期间，她的性格也起了微小的变化。在她个人进取方面，她仍然胆怯害羞，特别是在无钱又无力时更是如此，可是对于享受的向往却是强烈的。听了敏妮的话，她悄悄地恳求说：“去问问他吧！”

敏妮本想让嘉莉拿出一点工资来付房租，使她跟丈夫谈到开支时能轻松些，但嘉莉刚一来就想着东跑西跑，那就有些麻烦了。除非嘉莉埋头工作，放弃玩乐，否则她到城里来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

不过，她还是答应去问汉生，尽管她并不想这么干。

汉生听了她的话，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。嘉莉见了，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心情变得沉重起来，但没有表示明白的反对。

对于这件事，敏妮认为嘉莉可能因为好奇，而汉生却认为，年轻的姑娘往往会醉心于充满虚荣和挥霍的生活，他也弄不懂嘉莉手里只有这么点钱，怎么也想着这条路呢？

星期六，嘉莉独自在街上逛，漂亮的房屋显示出的气派，使她更加觉得姐姐家里又闷又窄。她的思路变得无拘无束了，不时



猜测杜洛埃的下落，还想到星期一晚上他可能依约而来，但想到这她又觉得心烦意乱，然而又模糊地盼望着这会成为事实。

星期一，她一早起来准备去上班。吃早餐时，想到要去做那些从未做过的工作，心情颓丧极了，一切美妙的幻想都已成为灰烬——只是灰烬里还残存着希望的火星。她一声不响地吃着，脑袋里反复想像着公司的情况，工作的性质和老板的态度。她还隐约觉得，在那里工作将会接触到大厂主和穿着气派的阔佬。

她是步行到公司去的，这是和敏妮商量的结果。这样，一周便可省下六毛钱车费，这还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。

一路上，上班的人群向着四面八方行走。她遇到一些年纪和她相仿的姑娘，她们看着她不同的装束，现出了轻蔑的神态。她对这种场面感到吃惊，害怕自己能力薄弱、不懂技术、手脚不够麻利。她真担心会挨骂、受辱，甚至被开除。

当她一走进制鞋公司时，无数码得高高的盒子使她惶恐地停住了脚步。就在这时，布朗先生来了，但好像并不认识她。

嘉莉的心往下一沉，怯怯地说：“你让我今天上午来上班的——”

布朗这才记起两天前的事，问了她的姓名，然后把她带进工场，交给了一个工头。

工头很严厉，当他知道嘉莉从未做过制鞋工作时，很不耐烦地记下了她的名字，然后拍了拍一个正在用机器在鞋面上打孔的女工的肩，吩咐她教嘉莉操作。

给鞋面打孔的工作并不太难，但必须要保持平均的速度，否则就会造成积压，影响流水线的运作。

嘉莉专心地干着，在单调的机器声和刻板的动作中，忘却了畏惧不安和胡思乱想。她不在乎那股浓浓的皮革气味，只担心自己的速度跟不上，因为她觉得别人都在盯着她。



有一次，她在放皮革时出了点小差错，工头正好走过，及时替她用夹子夹好。她吓得心跳加速，几乎干不下去。

工头提醒她：“开动机器，别让流水线停着！”

她很快便清醒过来，继续干下去，紧张得几乎屏住了呼吸，直到工头离去，才喘了一大口气。

早上过去了，工场里开始热起来，嘉莉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喝点水，可是不敢动。她坐的凳子没有靠背，也没有踏脚，她开始觉得不舒服了。不一会，背脊隐隐作痛。她扭了扭腰，稍稍变动了一下座位，但也好不了多久，她感到累了。

坐在右边的女工主张她站起来一会。嘉莉感激地看着她，站起来干了一会，但觉得更加难受，连脖子和肩膀也因弯着腰而疼起来。

工场的气氛不怎么好，嘉莉不敢四周张望，但仍有一些粗俗的话趁工头不在时，混杂在机器声中传入耳鼓。

还没到中午，嘉莉的腿已经开始发酸，真想站起来伸伸腰。坐在右边的女工看到她那浑身无力的样子，心里很替她难过。她的注意力太集中了——其实这工种并不需要精神和体力的高度紧张。可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。

这时，鞋面已在嘉莉旁边堆积起来，她的手腕也开始疼了，不一会连手指也疼起来，最后扩散到全身肌肉出现麻痹，疼痛。机械式的动作让她感到乏味极了，甚至令她恶心。

终于盼到了午休铃响，在工人们走动和交谈的嘈杂声中，嘉莉起身去拿饭盒。她浑身僵硬，头还有点晕，口渴极了。这时，工头迎面走来，严肃地盯着她，问她能否跟得上流水线的速度。

“我想还行。”嘉莉毕恭毕敬地回答。

嘉莉喝了点水，环顾四周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吃午饭。她发觉



没有一处不是被三三两两的女工占据着，她不敢介绍自己，只好返回自己的机器旁边坐下，以膝当桌，打开了饭盒。她坐在那里，听着周围的闲话和议论，这些话大多是很无聊的，有几个男工甚至隔着老远和女工们打情骂俏。

嘉莉看不惯这种粗鲁、下流的场合，更怕男工们把目标转到她身上，本能地畏缩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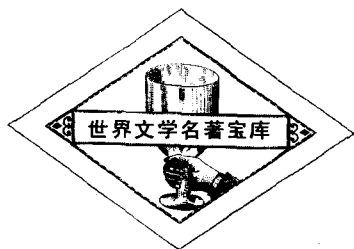
半小时的午休很快就过去了，机器轮子又开始转动起来。嘉莉正庆幸自己可以躲过别人的目光，冷不防肋部被一个轻佻的男工若无其事地戳了一下。她转过身来，气得两眼冒火，但那男工已经走了，还转身对她做了个鬼脸。她难以控制住心头的怒火，简直想哭出来。

旁边的女工看出了她的心情，也说那男工太放肆，叫她别太介意。嘉莉没有做声，只是埋头干活。她已经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了，这与她心目中的工作大不相同。整个下午，她都在想着外边的城市，还有哥伦比亚城和老家生活好的一面。她觉得时间过得挺慢，周围巡视的工头变成了十足的恶鬼，耳边传来的粗俗谈话更使她下决心不与这些人交朋友。

六点整，嘉莉下班了。当她沿着大厅走出去时，一个年轻的男工还想和她搭讪，她气愤地把脸转向另一边，并不搭理他。拐弯时，她见许多人都精力充沛地匆匆走着，又不禁觉得轻松起来，但当一些衣着漂亮的姑娘从身边走过时，她又觉得羞愧了。她认为自己不应该落到这个地步，她实在不甘心。

★





五

那天晚上杜洛埃没来找嘉莉。他收到信后，就把对嘉莉的思念放到一边，自个儿到处游荡，享受着他认为的快乐时光。他在一家挺有些名望的饭店里吃过晚饭，又走进一家豪华酒店去喝了一杯威士忌，点上一支雪茄。他并不是酒鬼，也不是个花钱如流水的阔佬，他只追求心中所向往的优裕生活。

他选择这家酒店正是这种向往的一部分。这里具备华丽的窗帘、名贵的美酒和许多全国有名的酒吧货品。

杜洛埃认识这家酒店的经理乔治·赫斯渥，这位成功人士的年纪还不到四十岁，体格健壮，精力充沛，神态稳健庄重，除了服饰漂亮、名贵，最突出的还是那自命不凡的气派。杜洛埃认定他是值得交往的人。

赫斯渥精明能干，善于给人一种好印象，所以他能从一个普通酒吧的掌柜爬到如今这个总管的位置，只是没有财政控制权。总的来说，他属于上层社会里那种仅次于豪门大族的第一流人物。



赫斯渥也喜欢和杜洛埃交往，虽然杜洛埃只是个资历尚浅的推销员，但随和的脾气和衣冠楚楚的外貌却使他感到满意。

这天晚上，他们在酒吧里遇上了，寒暄一番之后，杜洛埃说这次打算在芝加哥逗留到星期三，然后到北方圣保罗去。赫斯渥问他当晚有什么消遣，他说：“去看戏。”

“那么，看完戏再来一下，我有些东西给你看。”赫斯渥说。

“一定。”杜洛埃说。

“十二点左右来吧。”

分手时，杜洛埃告诉赫斯渥：“星期五那天，我在火车上遇见一个漂亮的小姐。离开前，我一定要去看看她。”

“唔，别对她太介意了。”赫斯渥说。

“老实对你说，她可是个小家碧玉哩。”杜洛埃推心置腹地说下去，想引起朋友的注意。

“十二点钟再来。”赫斯渥说。

“好的。”杜洛埃说着，走了出去。

就这样，嘉莉的名字就在这个极其轻狂和浮华的地方传开了。在此同时，她正在自怨自艾，这一切都是与她正在展开的命运难解难分的。

